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 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

桂 勇 黄荣贵

提要: 社会资本的测量是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其中集体性社会资本的测量更是大量学术争论的根源所在。在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测量方法,并发展出各个维度的具体测量指标。基于2006—2007年在上海市50个社区收集的数据,作者对所建构的量表进行了分析,得到一个7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量表,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文章最后对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独有特征及社会资本测量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作了简要的讨论。

关键词: 社区 社会资本 测量 效度 信度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发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兴趣。在社会学领域,科尔曼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经对社会资本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Coleman, 1988)。在政治学界,普特南通过对意大利的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对民主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Putnam, 1993)。自此以降,关于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大量出现;社会资本总量是否在下降这一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Putnam, 1995a, 1995b, 2000; Onyx & Bullen, 2000; Paxton, 1999)。最近,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健康、犯罪、教育、治理等研究领域(Halpern, 2005)。

社会资本在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题目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尚未克服的问题,社会资本概念因此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非议。研究者批评社会资本像一块“大海绵”,由于缺乏明确的定义,在研究中被赋予太多的内涵,已经成为一个笼统(catch-all)的概念;社会资本概念貌似可用于解释很多社会现象,实际上,它什么也解释不了(Portes, 1998; Woolcock, 1998; Macinko & Starfield, 2001)。这些问题,既与对社会资本

^{*} 本文受到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2006年曙光计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年度规划基金项目(05JA840004),以及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研究项目的资助,作者对上述资助深表感谢。

的理论认识有关,也与社会资本的测量有关:一方面,研究者对于社会资本的涵义尚未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缺乏比较系统的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就后者而言,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尚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没有评估测量工具效度,测量不够全面或者测量指标与社会资本理论缺乏对应(De Silva, 2006)。在某种程度上说,德·席尔瓦(De Silva, 2006)所概括的方法论局限的真正原因是缺乏系统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社会资本的“黄金标准”或者其他“量表”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效度分析(De Silva et al., 2006);正因为现有的测量指标缺乏系统性,研究者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测量指标,或者采用片面的测量指标。这两种情况都带来了不少问题。

与社会资本的测量相关的一个争议性问题是,社会资本究竟是个体的特征还是集体的特征。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认识与测量方式。从社会资本理论的早期渊源来看,托克维尔(1988)、涂尔干(1996)等人对社团、社会团结等的关注,似乎都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集体性特征——它是为整个社会(或团体)所共同拥有、而不是由独立个体所独享的社会性资源。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这一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性质的传统在政治学等领域得到了延续,例如普特南(Putnam, 1993, 1995a, 1995b)与福山(Fukuyama, 1995)等对公民参与、社团组织、信任等因素的特别关注。但是,就社会资本理论后来在社会学领域的发展而言,后续研究者却逐渐脱离了涂尔干的集体性传统,转而强调更具个体色彩的社会资本概念,而后者又往往是指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及其相关资源。在这一后续发展中,科尔曼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科尔曼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是无可否认的,但他却为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过于广泛的概念框架。科尔曼(Coleman, 1988, 1990)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公共性质,但又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可作个体性解释的具体描述。他对社会资本的功能性定义,为许多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过程重新贴上社会资本的标签打开了大门(Portes, 1998)。正是由于科尔曼个人的巨大影响,今天的社会学家更喜欢从社会网络的角度(Portes, 1995; Lin, 2001)而不是涂尔干的集体性传统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解释。这自然导致了对集体性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的忽略。到目前为止,尽管对以网络为核心、具有个体特征的社会资本的测量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参见 Lin & Dumin, 1986; 在中国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可参

见边燕杰, 2004 及边燕杰、李煜, 2001), 但在集体性社会资本测量方面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

介于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人之间的中观社区的社会资本一直是研究者特别关心的问题, 也引发了许多有影响的经验研究(例如 Coleman, 1988; Putnam, 1993)。社区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集体特征的社会资本, 不过其测量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事实上, 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中, 缺乏系统的测量体系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仅有为数很少的例外(Onyx & Bullen, 2000; O'Brien et al., 2004)。就现有中文文献而言, 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的个体层次, 中观与宏观层次的较少——有关中国社会资本测量研究的具体情况, 张文宏(2007)作了一个很好的文献综述。测量方法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微观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 对于社区乃至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测量非常少见, 仅有极个别的文献对国外的研究进行了介绍(隋广军、盖翊中, 2002), 或者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研究(王积超, 2004)。赵延东(2006)就西部城乡居民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作出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但到目前为止尚不存在经过经验数据检验的, 信度、效度均好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量表。就现有少量关于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英文文献而言, 也并不存在一个得到研究者公认的测量体系, 不同的测量体系设计尚有待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数据的经验。

综上所述,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社区社会资本测量这一议题, 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系统的测量量表。笔者认为, 对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 为知识积累提供了可能, 从而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作出贡献。例如, “社会资本究竟是个体特征还是集体特征”这一争论的核心在于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对个体的观念、态度、行为是否具有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看, 背景效应的存在为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Woolcock, 2001)。只有较好地测量社区的社会资本, 才能准确估计集体性社会资本的背景效应, 因此,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是研究社会资本背景效应的基础。

本文试图在现有文献测量体系设计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多维度的测量体系, 并利用上海市有关经验数据对其进行检验, 同时分析其信度与效度。为此,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在第一部分中, 文章首先对(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文献进行回顾, 确定社区社会资本的维度及具体测量指标; 在第二部分中, 文章简要描述研究设计和方法; 第三部分是数据

分析结果，包括因子分析、信度分析与效度分析；最后部分是一个简要总结与讨论。

一、社区社会资本的维度及具体测量指标

在建构一个有关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体系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确认这种建构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在本研究中，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尽量遵循了如下原则：（1）采用基于经验研究的分析策略。如果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没有很好的共识，但是存在着很多实证研究结果，通过分析实证研究的测量指标，寻找其中的共同维度作为测量的起点，然后借助理论研究结果对这些共同维度进行取舍，是一种比较合适的研究策略。在社会资本这一领域中，实证研究中采用的指标具有很大的共性（Deth, 2003），这为本研究策略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2）在允许的情况下，本研究使用多个指标测量各个维度（Deth, 2003）。多指标测量可以使研究者能更好评估测量工具的质量。同时，研究者也意识到，一个有价值的社区社会资本量表往往与其他的指标同时使用，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可行性，测量指标也应该尽量保持简洁性。（3）尽量区分社会资本与其后果。这3个原则，将指导整个测量体系的建构工作。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关于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陆续出现（Onyx & Bullen, 2000; Narayan & Cassidy, 2001; Grootaert & Bastelaer, 2002; O'Brien et al., 2004; De Silva et al., 2006），同时，对经验研究中的社会资本测量的综述文献也逐渐出现（Harpham et al., 2002; Kawachi et al., 2004; De Silva, 2006; Harpham, 2007）。笔者试图在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主要维度。

洛克纳等人指出，社会科学中不少概念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内涵具有一定的重叠，这些概念包括集体效能、社区归属感、邻里互动、社区凝聚力以及社区竞争力（Lochner et al., 1999）。集体效能包括社区凝聚力和正式控制，其中，社区凝聚力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很紧密的联系。社区归属感的相关测量包括参与社区组织、社会支持、情感联系等维度；社区凝聚力的测量中包括社区内的非正式互动、社会网络以及社会支持等维度。社区竞争力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志愿性贡献

(volunteering)、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支持 (social support)、社区参与, 以及政治效能等, 其中社区居民的志愿活动和社区支持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 政治参与是社会资本的后果, 而政治效能似乎与社会资本没有太大关系。综上, 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如下维度: 参与社区组织、社会支持、与社区的情感联系、社会网络、非正式互动, 以及参加志愿活动。

奥尼克丝等关于澳大利亚的研究认为, 社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社区参与、社会能动性 (social agency and pro-activity)、信任和安全、邻里联系、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联系、对差异的容忍度、个人价值 (value of life)、工作联系 (Onyx & Bullen, 2000)。后来, 对美国的研究大体上重现了该指标体系的结构 (O' Brien et al., 2004)。不过, 笔者认为, 奥尼克丝等所建构的量表包含一些不属于社会资本的指标, 例如安全、对差异的容忍度和个人价值等; 而社会能动性是否属于社会资本, 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对奥尼克丝等研究中所涉及的具体指标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 在同一个维度中往往包含了不同内容: 社区参与这一维度包含了参与社区组织和参与社区集体性项目, 但事实上只有前者才应该属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 后者作为社会资本的后果更为合理。此外, 作者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联系 (connection) 这个概念——邻里联系实际上是指邻里间的社会支持, 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联系指的是日常的交际 (sociability), 工作联系则更具有归属感和团结的含义。在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分离的社会情景下, 工作联系是否应该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还有待讨论。换言之, 奥尼克丝等人关于工作联系的测量说明归属感和团结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 不过, 在中国的社会情景下, 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不应该过分关注工作方面的联系。

纳拉扬等人认为, 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应该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 (generalized norms)、和睦相处 (togetherness)、日常社交 (sociability)、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 (Narayan & Cassidy, 2001)。仔细分析他们所提出的测量指标, 可以发现, 一般规范的测量指标往往被其他研究者作为不信任的指标, 和谐相处的指标与社区凝聚力 (cohesion) 概念相当吻合, 而邻里联系的指标指的是邻里间的社会支持。可见, 纳拉扬等研究者提出的测量体系中, 测量的核心维度包括参与社团、信任、社区凝聚力、日常社交、社会支持、志愿主义等。

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SCAT (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是较早出现的系统的测量工具(Grootaert & Bastelaer, 2002)。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对SCAT进行改进,形成A-SCAT。A-SCAT采用了7个问题测量结构性社会资本,使用11个问题测量认知性社会资本(Harpham et al., 2002)。这18个问题包括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其中,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往往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后来,格鲁特阿特在社会资本综合问卷(SC-IQ)中提出测量社会资本的6个维度,其中两个维度测量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两个维度测量社会资本的后果,两个维度测量社会资本本身。测量社会资本本身的两个维度分别是社团和网络、信任和团结(Grootaert, 2003)。另一个社会资本测量的量表(SASCAT)则包括了参与组织、来自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认知社会资本,其中,认知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包含信任和社区凝聚力(cohesion)两个维度(De Silva et al., 2006)。最近,哈芬认为,社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网络、社会支持、信任、社会支持、互惠,以及非正式社会控制(Harpham, 2007)。

由于社会资本测量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在不同的测量体系中提炼出一些得到不同研究者公认的核心维度。那么,得到公认的测量维度包括哪些呢?一些文献也对现有的社会资本测量研究进行了归纳与分析。例如,德·席尔瓦综合分析了28篇文章,他发现一共存在11类不同的指标,其中有3类指标与社会资本的概念不太吻合(De Silva, 2006)。在这28篇文章中,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8个主要的维度,它们分别是信任、社会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参与社团、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卡瓦奇等(Kawachi et al, 2004)在其研究中也回顾了33篇文献。笔者对卡瓦奇等(Kawachi et al, 2004)所回顾的33篇文章进行归纳,发现这些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测量维度包括:(不)信任、参与社团和组织、(缺乏)社会支持、^① 志愿活动/志愿主义(volunteering and volunteerism)、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动、社区凝聚力、^② 社区归属感。其中非正式社会控制是一个有争议的指标;在少数研究

① 大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是来自其他人的支持,少数研究者也考虑来自组织的支持。

② 这一维度中,有不少研究测量的其实是集体效能。实际上,集体效能包括社区凝聚力和正式控制两个维度。其中非正式控制是否应该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尚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

中,还采用了一些不属于社会资本的指标,比如参与投票等事务。

对以上文献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可以发现,最常见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包括 8 个维度: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详见表 1。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各维度含义的重叠,本文对各个维度的理解采取比较狭义的定义)。分析现有文献可知,实证研究中较少有人系统测量互惠这一维度,而且,这一维度与其他维度(如信任、志愿主义)具有一定的重叠。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并没有将互惠作为单独的维度进行测量。

表 1 社区社会资本的维度

维度	出处	注释
参与社团或组织	Lochner et al., 1999; Onyx & Bullen 2000; Harpham, 2007; De Silva 2006; Grootaert, 2003; Grootaert & Van Bastelaer, 2002; De Silva et al., 2006; Kawachi et al., 2004; Narayan & Cassidy, 2001	侧重于参与社区志愿性团体及社区团体
地方性社会网络	Lochner et al., 1999; Harpham, 2007; De Silva 2006; Grootaert, 2003	个人的社会网络,强调结构性联系
非正式社会互动	Lochner et al., 1999; Kawachi et al., 2004; Narayan & Cassidy, 2001; Onyx & Bullen, 2000	强调日常的互动和社交
信任	Harpham, 2007; De Silva, 2006; Grootaert, 2003; Grootaert & Van Bastelaer, 2002; De Silva et al., 2006; Kawachi et al., 2004; Narayan & Cassidy, 2001; Onyx & Bullen, 2000	包括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后者主要指地方性信任
互惠	Harpham, 2007; Grootaert & Van Bastelaer, 2002; Kawachi et al., 2004	愿意帮助他人并相信他人在未来某个时刻也会帮助自己和其他人;是对即时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的正确理解
志愿主义	Lochner et al., 1999; Kawachi et al., 2004; Narayan & Cassidy, 2001	志愿主义是指个人无偿帮助他人或者愿意无偿帮助他人
社会支持	Lochner et al., 1999; Harpham, 2007; De Silva 2006; Grootaert & Van Bastelaer 2002; De Silva et al., 2006; Kawachi et al., 2004; Narayan & Cassidy, 2001; Onyx & Bullen, 2000	个人能获得的地方性社会支持

续表 1

维度	出处	注释
社区凝聚力	Lochner et al., 1999; De Silva, 2006; Grootaert & Van Bastelaer, 2002; De Silva et al., 2006; Narayan & Cassidy, 2001; Onyx & Bullen, 2000	侧重于社区居民是否能够和谐相处, 没有社会排斥
社区归属感	Lochner et al., 1999; De Silva, 2006; Grootaert & Van Bastelaer, 2002; Kawachi et al., 2004	侧重个人与社区的情感联系 (sentiment)
家庭社会资本	De Silva, 2006	家庭内的社会关系, 通常只有在研究特殊的领域(如教育)时才关注
工作联系	Onyx & Bullen, 2000	考虑到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这一事实,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不需要将工作联系作为独立的维度
参与公共事务	Lochner et al., 1999; De Silva, 2006; Grootaert & Van Bastelaer, 2002; De Silva et al., 2006; Kawachi et al., 2004	该维度与政治参与接近, 属于社会资本的后果 (Narayan & Cassidy, 2001)
集体行动	Grootaert & Van Bastelaer, 2002	社会资本的后果 (Grootaert, 2003)
非正式控制	Lochner et al., 1999; Hapham, 2007; Kawachi et al., 2004	该维度同时反映了集体行动 (后果) 和社会规范维度。是否应该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值得商榷

在确立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基本维度后, 笔者根据现有文献关于各维度所提出的具体指标,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设计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测量量表 (见表 2), 量表中部分指标的信度与效度通过了来自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数据的检验。

表 2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指标

代码	指标	问题选项/ 编码
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 (Association)		
A1	你是否有参加社区中的社团	0 (没有), 1 (有)
地方性社会网络 (Network)		
N1	小区里和你见面会彼此打招呼的邻居数量	
N2	关系好到可以登门拜访的小区居民数量	
N3	你的知心朋友中, 有多少人居住在小区内	
N4	你的普通朋友中, 有多少人居住在小区内	

续表 2

代码	指标	问题选项/ 编码
社会互动(Sociability)		
SOC1	你个人上个月的手机费是多少元	
SOC2	过去两周你和朋友通电话的次数	
SOC3	最近两周你拜访邻居的次数	
SOC4	最近两周邻居拜访你的次数	
SOC5	最近两周有多少次和非家庭成员一起吃饭、喝酒、泡吧等活动	
信任(Trust)		
T1	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居委会	1(很不信任)—4(信任)
T2	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业委会	1(很不信任)—4(信任)
T3	如果有有机可乘, 大多数人会设法利用你, 还是会尽量公正对待你	1(利用我), 4(公正对待)
T4	一般来说, 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 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	1(需要小心), 4(可信任)
T5	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小区居民	1(很不信任)—4(信任)
志愿主义(Volunteerism)		
V1	如果有问题影响整个小区, 你会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解决问题吗	0(不会), 1(会)
V2	如果有人发动居民来解决问题, 你是否会参加	0(不会), 1(会)
V3	如果小区一个公共项目不直接对你有利 你是否会为此付出时间	0(不会), 1(会)
V4	如果小区一个公共项目不直接对你有利 你是否会为此付出金钱	0(不会), 1(会)
社会支持(Solidarity)		
SOL1	你是否经常征求邻居的意见	1(几乎从不)—4(经常)
SOL2	你是否可以顺利从邻居家借到需要的东西	1(不可以), 4(可以)
SOL3	如果你有一天要出远门, 能不能指望小区其他居民帮你收挂号信、拿牛奶和报纸等	1(不能), 4(能)
SOL4	过去三个月, 小区居民是否曾经为你提供帮助	1(否), 4(是)
社区凝聚力(Cohesion)		
C1	小区里大部分人愿意相互帮助	1(不同意)—5(非常同意)
C2	大部分小区居民参与精神很高	1(不同意)—5(非常同意)
C3	你对小区中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	1(不同意)—5(非常同意)
C4	总的来说, 小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和睦的	1(不同意)—5(非常同意)
C5	我是小区内重要的一分子	1(不同意)—5(非常同意)
社区归属感(Sentiment)		
SE1	在小区有家的感觉	1(不同意)—5(非常同意)
SE2	喜欢我的小区	1(不同意)—5(非常同意)
SE3	告诉别人我住在哪里很自豪	1(不同意)—5(非常同意)
SE4	如果不得不搬走会很遗憾	1(不同意)—5(非常同意)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尽管现有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文献都强调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集体性，但在对量表信度与效度的检验中，具体的数据分析单位却是个人层次的，例如在这一领域影响较大的奥尼克丝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 (Onyx & Bullen, 2000)。在社区层次的样本数量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或许是由于人力、物力条件的限制，多数研究都面临这一问题），以个人为分析单位在方法上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最理想还是直接以社区作为数据分析的单位。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在数据分析的时候，将采用社区作为分析单位。由于社区社会资本概念强调的是社区的集体特征，以社区作为分析单位与概念的内涵更一致。这也是本文的独特之处。当然，关于社区的变量值还是在个人层面进行测量，然后由个人的变量值汇总、平均而成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而不是直接收集有关社区单位的特征指标。虽然这种测量方法可能存在着层次谬误问题 (Kawachi et al., 2004; Harpham et al., 2002)，但是个人层面的指标具有自身的优势 (Harpham, 2007)，它更加切合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在实践中也更加可行。在社区层面的测量虽然可以避免层次谬误问题，但是这些指标往往只是社会资本的粗略的代理变量。

本研究将以上海的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单位，来检验上一部分中所建构的社会资本测量量表。社区是指作为中国城市居民居住地最基本单元的小区 (gated community)。之所以如此定义中国城市中的社区，是因为小区是一个可以从心理、经济与地理等方面清晰分辨边界的邻里 (neighborhood)。尽管正如城市社区消亡论所指出的，在城市中不存在着经典意义上的“社区”，但有 3 个因素决定了目前的小区有很大可能是一个具有社会资本的整体：第一，小区具有明晰的地理边界；第二，小区是目前中国城市房产共有财产权利的对应承载体，而且也是各类草根组织（例如业主委员会、居民文娱组织等）最为密集的承载体，这意味着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小区是最有可能在居民之间形成频繁互动与密切交往关系、发展出集体认同乃至促发集体行动的一种地域性单元；第三，在我们的实际调查中，居民们对这一地域性单元心理上具有较强的认同感，也是居民划分“我们”与“他们”的最重要的地理边界。

数据的收集工作开展于 2006—2007 年，在这一时间段中实施了入

户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年满 18 周岁的上海市常住居民(非上海户口者必须在上海市居住满 6 个月);采用“区—街道—居委会—户—被访者”的多阶段抽样方法进行样本抽选工作。调查方式是上门访问。访问员根据研究小组所确定的随机数表确定最终的被访者,以保证样本是一个概率样本。最后的数据集包含 1587 个个案,分布于 50 个小区。其中,样本中,男性占 47.4%,女性占 52.6%;有配偶者占 72.0%,无配偶者占 28.0%;年龄介于 18—40 岁之间的有 39.9%,40—60 岁之间的有 41.0%,60 岁以上的占 19.1%(表 3)。

本文认为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的特征,是一个集体性的概念,因此,在分析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量表的时候,分析单位是社区。笔者将在个人层次测量所得的各项指标先汇总到小区层次,计算出各小区的各指标的均值,然后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在确定因子数量的

表 3 样本特征描述(N=1587)

变量	类别	百分比(%)
性别	男	47.4
	女	52.6
婚姻状态	有配偶	72.0
	无配偶	28.0
年龄	18—40 岁	39.9
	40—60 岁	41.0
	60 岁以上	19.1

的时候,主要根据特征值大于 1 这个准则。抽取因子负荷矩阵后,采用正交旋转法(Varimax)对初始因子负荷进行旋转,使得因子负荷矩阵的结构更加清晰。根据因子分析结果确定社会资本各维度的测量指标后,本研究将计算社会资本各维度的相关矩阵,以及各维度测量指标的信度系数。最后,还将考察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效度。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因子分析

对所有指标(32 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提取了 7 个因子。7 个因子共解释了 60.7%的变异。分析因子负荷发现,^① 项目 T4(“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

^① 该因子负荷矩阵未在此报告,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同时负荷于地方性社会网络、志愿主义两个维度,其负荷系数分别是 -0.379 和 0.365 ;两个负荷系数大小基本相当,说明该指标存在交叉负荷(cross-loading)现象,所测量的潜在概念意义不清晰。T5(“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小区居民”)几乎不负荷于信任因子。而SE4(“如果不得不搬走会很遗憾”)交叉负荷于两个因子,其因子负荷分别为 0.519 和 -0.350 ,因子负荷系数为负不符合理论含义。基于以上分析,删除了T4、T5和SE4这三个指标。

对修正后的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了7个因子,共解释62.6%的变异。具体的因子负荷矩阵见表4。

因子负荷系数在 $0.3-0.32$ 之间就意味着10%的重合方差(overlapping variance)(O'Brien, et al., 2004),分析因子负荷矩阵可知,部分指标所测量的内涵存在重叠。尽管如此,因子负荷矩阵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晰,其理论含义也比较清楚。结合因子负荷矩阵以及各指标的具体内容,笔者将7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地方性社会网络”(Factor1)、“社区归属感”(Factor2);“社区凝聚力”(Factor3);“非地方性社交”(Factor4);“志愿主义”(Factor5);“互惠与一般性信任”(Factor6)和“社区信任”(Factor7)。与原社会资本的维度相比较,可以发现:(1)“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这一维度与“地方性社会网络”合并为一个维度——“地方性社会网络”。(2)“社会支持”的测量指标分裂为两类,可分别辨认为“互惠与一般信任”及“社区信任”。(3)原“社会互动”维度包含地方性社会互动、非地方性互动的测量指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性社会互动指标更多反映了“社区凝聚力”,剩余的指标测量了“非地方性社会互动”。根据各测量指标的最大因子负荷决定各指标所测量的潜在概念,从而得到各维度的测量指标。修正后各维度的具体测量指标见表5。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T2(“对业委会的信任”)在“社区归属感”的因子负荷最大,但考虑到T2实际上反映了“社区信任”,并且在“社区信任”的因子负荷也不小(T2指标的第二大因子负荷),本文认为将T2作为“社区信任”的测量指标更加合适。从表面上看,项目V1(“如果有问题影响整个小区,你会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解决问题吗”)似乎所测量的不是“社区信任”,但是,熟悉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者可以发现,发起解决社区问题的行动者往往都是以社区组织(特别是居委会)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将V1作为“社区信任”的测量指标是合理的。类

表 4 社会资本因子负荷矩阵

指标代码	Factor1	Factor2	Factor3	Factor4	Factor5	Factor6	Factor7
A1	. 681	. 165	. 068	-. 094	. 158	-. 091	. 175
N1	. 786	-. 005	. 001	-. 142	. 037	. 039	-. 140
N2	. 805	-. 047	. 346	-. 014	. 016	. 070	. 147
N3	. 568	. 176	. 411	-. 164	. 038	. 098	. 157
N4	. 743	. 063	. 179	-. 153	. 100	. 084	-. 005
SOC1	-. 187	. 134	. 021	. 954	-. 133	. 001	-. 114
SOC2	-. 193	. 254	-. 101	. 589	. 197	. 092	-. 032
SOC3	. 505	-. 004	. 724	-. 093	-. 097	-. 007	. 250
SOC4	. 245	-. 179	. 885	-. 128	. 025	. 031	. 139
SCO5	-. 141	. 215	-. 125	. 568	. 009	-. 272	-. 107
T1	. 128	. 017	-. 094	-. 086	. 182	-. 081	. 498
T2	-. 159	. 476	. 147	-. 081	-. 045	-. 216	. 390
T3	-. 224	-. 069	-. 102	-. 149	-. 269	. 506	. 224
V1	-. 050	-. 034	. 027	-. 019	. 057	. 178	. 625
V2	. 090	. 062	. 016	. 042	. 738	. 330	. 210
V3	. 084	-. 032	. 136	-. 183	. 767	-. 019	-. 001
V4	. 100	. 002	. 149	. 271	. 755	-. 256	. 249
SOL1	. 234	-. 220	. 388	-. 194	. 038	. 241	. 571
SOL2	. 156	-. 069	. 177	. 013	. 053	. 816	. 042
SOL3	. 068	. 104	. 348	-. 076	. 124	. 595	. 032
SOL4	. 244	. 130	. 411	. 099	. 117	. 115	. 411
C1	. 080	. 201	. 563	-. 096	. 175	. 203	-. 083
C2	. 208	. 421	. 391	. 008	. 193	. 176	-. 100
C3	. 214	. 584	. 100	-. 100	. 173	-. 074	. 114
C4	. 011	. 318	. 560	. 162	. 247	. 200	-. 285
C5	-. 143	. 563	. 111	. 183	-. 051	. 150	-. 071
SE1	. 193	. 827	. 006	. 274	-. 083	. 033	-. 005
SE2	. 170	. 904	-. 079	. 318	. 024	-. 086	-. 185
SE3	-. 092	. 636	-. 067	. 541	-. 051	-. 155	. 052
特征值	3. 464	3. 424	3. 028	2. 432	2. 123	1. 893	1. 801
解释变异	. 119	. 118	. 104	. 084	. 073	. 065	. 062
累计解释变异	. 119	. 238	. 342	. 426	. 499	. 564	. 626

说明: 因子含义: Factor1= 地方性社会网络 (local network); Factor2= 社区归属感 (sentiment); Factor3= 社区凝聚力 (cohesion); Factor4= 非地方性社交 (non-local sociability); Factor5= 志愿主义 (volunteerism); Factor6= 互惠与一般性信任 (reciprocity and general trust); Factor7= 社区信任 (community trust)。

表 5 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修改版)

测量指标	标准信度系数
地方性社会网络(Local Network)	. 746
小区里和你见面会彼此打招呼的邻居数量	
关系好到可以登门拜访的小区居民数量	
你的知心朋友中, 有多少人居住在小区内	
你的普通朋友中, 有多少人居住在小区内	
你是否有参加社区中的社团	
社区归属感(Sentiment)	. 852
在小区有家的感觉	
喜欢我的小区	
告诉别人我住在哪里很自豪	
大部分小区居民参与精神很高	
你对小区中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	
我是小区内重要的一分子	
社区凝聚力(Cohesion)	. 789
小区里大部分人愿意相互帮助	
总的来说, 小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和睦的	
最近两周你拜访邻居的次数	
最近两周邻居拜访你的次数	
非地方性社会互动(Non-local Sociability)	. 840
你个人上个月的手机费是多少元	
过去两周你和朋友通电话的次数	
最近两周有多少次和非家庭成员一起吃饭、喝酒、泡吧等活动	
志愿主义(Voluntearism)	. 806
如果有人发动居民来解决问题, 你是否会参加	
如果小区一个公共项目不直接对你有利, 你是否会为此付出时间	
如果小区一个公共项目不直接对你有利, 你是否会为此付出金钱	
互惠与一般信任(Reciprocity and General Trust)	. 667
如果有机可乘, 大多数人会设法利用你, 还是会尽量公正对待你	
你是否可以顺利从邻居家借到需要的东西	
如果你有一天要出远门, 能不能指望小区其他居民帮你收挂号信、拿牛奶和报纸等	
社区信任(Community Trust)	. 614
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居委会	
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业委会	
如果有问题影响整个小区, 你会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解决问题吗	
你是否经常征求邻居的意见	
过去三个月, 小区居民是否曾经为你提供帮助	

似地,居民(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居民)之间相互帮助,往往是以社区组织为中介的,因此将 SOL1(“你是否经常征求邻居的意见”)和 SOL4(“过去三个月,小区居民是否曾经为你提供帮助”)作为“社区信任”的指标是合理的。

(二)信度分析

修正后的社会资本测量体系共包括 7 个维度、29 个项目(item)。各维度的测量指标具有较为良好的信度,其信度系数介于 0.614 至 0.852 之间(见表 5)。分别将每个维度的各指标相加,得到社区社会资本各维度的测量得分,从而可以计算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程度。从表 6 的相关系数矩阵可知,在 21 个相关系数中,有 6 个相关系数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① 约占 28.6%。并非所有的维度都统计显著,这似乎意味着社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非地方性社会互动”除了与“社区归属感”正相关以外,与其他维度负相关。如果说“非地方性社会互动”反映了链合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其他维度反映了整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则该结果似乎暗示了链合性社会资本和整合性社会资本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替代性关系。

表 6 社会资本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N=50)

	Factor 1	Factor 2	Factor 3	Factor 4	Factor 5	Factor 6	Factor 7
Factor 1		.090	. 326	-.201	.157	.007	.124
Factor 2	.544		.019	. 393	.065	-.028	.086
Factor 3	.021	.899		-.204	.143	. 273	. 496
Factor 4	.161	.006	.155		-.005	-.211	-.167
Factor 5	.275	.658	.321	.970		-.031	. 241
Factor 6	.964	.849	.055	.142	.831		. 236
Factor 7	.389	.562	<.001	.248	.092	.100	

说明: 1. 上三角是相关系数,下三角是对应的显著系数。2. 加粗体的是在 0.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的相关系数。3. 因子含义: 同表 4。

^① 由于样本量比较小,故采用 0.1 作为标准。下同。

(三)效度分析

如果本研究提出的测量指标有效，它们应该对有关的社会资本的后果变量具有比较强的解释力。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指出，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 (political engagement) 具有促进作用，社会资本越高，市民参与的程度也越高 (Narayan & Cassidy, 2001)。普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也指出，高社会资本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Putnam, 1993)。类似地，高集体效能的社区中的居民，更加愿意为提高和改善社区环境做出贡献 (Sampson et al., 1997)。以上研究暗示，社区社会资本越高，居民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将以“居民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为例，考察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效度。

具体来说，因变量为“过去一年中，曾经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小区居民所占的比例”。解释变量分为两类：社区社会资本和其他社区特征。在第一个模型中，仅包括其他社区特征变量，在第二个模型中，同时包括社区社会资本以及其他社区特征。如果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确实具有效度，第二个模型的解释力应该远远大于第一个模型的解释力。社区社会资本包括本文所提出的 7 个维度，考虑到样本比较小 ($N=50$)，并且社会资本各个维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笔者使用主成份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方法对社会资本的 7 个维度进行降维处理，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最后得到两个主成份 (累计解释变异约 50%)，这两个主成份将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总体测量指标进入统计模型。^① 其他的社区特征则包括社区人口平均年龄、平均年龄的平方、女性居民比例、退休人员比例、平均居住年限、未成年人比例，以上社区特征变量均由个人变量汇总得到。由于因变量是连续变量，其统计分布也并不过分偏离正态分布，笔者采用 OLS 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7。在模型 I (仅包括其他社区特征) 中，退休人员比例、平均居住年限、未成年人比例三个变量在 0.1 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这一结果与现实观察相符合。模型 II 同时包含了社区社会资本变量，结果显示，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兩個主成份统计显著，并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越高，社区居民越

^① 如果采用基于主成份法的因子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 对数据进行简化，将得到类似的结果。

有可能在过去一年中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原来显著的两个变量“平均居住年限”与“未成年人比例”不再显著,该结果似乎暗示着,“平均居住年限”(反映社区稳定性)和“未成年人的比例”这两个变量可能通过影响社区社会资本存量而影响居民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积极性。此外,模型 I 的调整 R^2 为 0.151,模型 II 的调整 R^2 为 0.388;显然,模型 II 的解释力远远大于模型 I 的解释力,该发现与理论预测吻合,说明本文所建构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是有效度的。

表 7 社区社会资本的预测效度分析:以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为例

自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截距	-.720	1.121	.524	-1.027	1.173	.387
人口平均年龄	.050	.050	.321	.070	.051	.174
平均年龄的平方	-.001	.001	.174	-.001	.001	.078
女性比例	-.227	.194	.249	-.198	.170	.250
退休人员比例	.783	.261	.005	.756	.230	.002
平均居住年限	.006	.003	.076	.001	.003	.692
未成年人比例	.224	.115	.058	.007	.128	.955
社会资本						
主成份 I				.045	.018	.014
主成份 II				.033	.017	.056
有效个案数		50			48	
R^2		.255			.492	
调整 R^2		.151			.388	

说明: 1. 解释变量是过去一年中曾经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小区居民所占的比例。

2. 显著性基于双尾检验(two-tail tests)。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回顾、整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测量的 8 个维度。这 8 个维度分别是参与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社会互动、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

属感。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整理出社会资本各个维度(互惠除外)的具体测量指标。统计结果显示,除个别例外,本文所提出的测量指标比较合理地测量了社区社会资本,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最后得到7个社区社会资本的维度,分别是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和社区信任。与初始的8个维度相比,所得到的7个维度有如下不同:(1)参与地方性社团组织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维度,而是与社会网络合并为一个维度;(2)地方性社会互动与社区凝聚力合并为一个维度,剩余指标的含义更加清晰,笔者称之为非地方性社会互动;(3)一般信任的测量指标与互惠的指标有所重叠,合并为一个维度;(4)社会支持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维度,而是与互惠、社区组织信任相互重叠;(5)对社区组织的信任成为一个独立的维度。这7个维度的相关系数矩阵似乎暗示了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这一点与现有的研究是一致的。

同时,上述分析也表明,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具有独特的特点。例如,中国的志愿性组织、团体很不发达,在地方性社区层次的志愿性组织更是如此。从性质上来说,社区中的志愿性组织更多是一种休闲、娱乐性组织。通过参与社区中的志愿组织,参与者可以与社区中其他参与者建立社会联系。根据笔者对上海城市社区的观察,社区中的志愿性组织与西方的志愿性组织、团体具有明显的差异,前者往往是在居委会的组织下成立的,而不是以某些公共议题为中心自发组织起来的。一般来说,参与社区志愿性组织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后果,其中一个积极后果是社团参与者认识更多的小区居民。因此,参与地方性志愿组织实际上测量了地方性社会网络,而不是独立的一个维度。又如,对社区组织的信任这一维度中包括了“如果有问题影响整个小区,你会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解决问题吗”、“你是否经常征求邻居的意见”、“过去三个月,小区居民是否曾经为你提供帮助”三个指标,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表明对社区组织的信任这一维度具有“混合”性质。在中国城市的基层社会中,社区组织承担了多种多样的职能。除了履行准行政的职能外,社区组织在解决社区问题过程中往往肩负起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同时,社区组织展开组织活动需要依靠社区的积极分子,这意味着,对社区组织表示信任的居民,最有可能成为社区活动/集体行动的发动者。换言之,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解决社区公共问题需要对

社区组织的高度信任,将“如果有问题影响整个小区,你会主动发动其他居民一起解决问题吗”作为社区信任的指标是合理的。此外,在现代邻里中,传统的社区色彩在逐渐消褪,居民之间相互帮助越来越少;与之相关的是,社区组织,特别是居委会,承担了不少帮助社区居民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说,社区组织是居民之间相互帮助的中间载体,因此,“征询居民意见”和“居民间相互帮助”与社区信任具有密切的联系。

社会资本很难测量是此概念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测量方面的困难,导致许多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存在、从而对社会资本研究本身提出了质疑。上述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讨论暗示,也许研究者要考虑的不是“社会资本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而是“存在什么样的社会资本”这一问题。如果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中社会资本的结构与要素不尽相同,那无疑需要大量扎实的经验研究来推进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社会资本测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的起源与社会资本的后果)工作。尽管信任作为一个粗略但具有合理的信度和效度的社会资本度量已被证实可用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但正如哈芬所指出的,由于文化差异和建立功能性等价物的问题,发展出一套各国都能接受、并涵盖社会资本所有维度的测量体系有待时日(Harpham, 2005: Chapter 1)。在中国,这一工作更是刚开始起步。本研究仅仅是在这一领域所作的一个初步探索,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样本规模偏小以及变量设计不足等。就样本规模而言,诚然以社区作为基本单位的数据的收集是一项对研究经费与研究人員有着较高要求的工作,但如果不是在多地区的大样本数据基础上确定的社会资本测量体系却可能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就变量的设计而言,如果能够在测量社会资本的同时设计更多与社会资本公认的后果有关的变量,我们就能够对社会资本测量量表的预测效度作更准确的评估。基于这一认识,这一领域未来的工作可能就是在建构有关的测量体系后,运用不同数据、不同方法来检验其信度与效度,并据此对测量体系进行修正。在经过多项经验研究的修正后,社会资本的测量体系会逐渐趋向稳定。这样,就可以为关于社会资本的其他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参考文献:

- 埃米尔·迪尔凯姆(涂尔干),1996《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

期。

- 边燕杰、李煜, 2001,《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辑。
- 隋广军、盖翊中, 2002,《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学术研究》第7期。
- 托克维尔, 1988,《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积超, 2004,《社会资本及其测量的理论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张文宏, 2007,《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测量和经验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 赵延东, 2006,《测量西部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 1990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 Silva, Mary 2006, "System Review of the Methods Used in Studi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In Kwame McKenzie & Trudy Harpham (eds.),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
- De Silva, Mary, Sharon R. Huttly, Trudy Harpham & Michael G. Kenward 2006, "Psychometric and Cognitive Validation of A 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Tool in Peru and Vitnam."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
- Deth, Jan W. Van 2003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Orthodoxies and Continuing Controvers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6.
-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Y: Free Press.
- Grootaert, Christiaan 2003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An Integrated Questionnaire*. (<http://site.ebrary.com/lib/harvard/Doc?id=10052013&pg=4>)
- Grootaert Christiaan & Thiemy van Bastelaer (eds.) 2002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A Multidisciplinary Tool for Practitione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Halpern, David 2005,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rpham, T., E. Grant & E. Thomas 2002,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within Health Surveys: Key Issues."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7.
- Harpham, Trudy 2007, "The Measure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Through Surveys." In Idiru Kawachi, S. V. Subramanian & Daniel Kim (eds.),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New York: Springer.
- Kawachi, I. Daniel Kim, Adam Cutts & S. V. Subramanian 2004 "Commentary: Reconciling the Three Accounts of Soci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3.
- Lin, N. & M. Dumin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s* 8.
-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chner, K. A., I. Kawachi & B. P. Kennedy 1999, "Social Capital: A Guide to Its Measurement." *Health & Place* 5.
- Macinko J. & B. Starfield 2001, "The Utility of Social Capital in Research on Health Determinants."

The Milbank Quarterly 79.

- Narayan, Deepa & F. Michael Cassidy 2001, "A Dimensional Approach to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ocial Capital Inventory." *Current Sociology* 49.
- O'Brien, Megan S., Charles A. Burdick & A. Craig Molgaard 2004,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n Australian-based Measure of Social Capital in a US Sampl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9.
- Onyx, Jenny & Paul Bullen 2000,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36.
- Paxton, Pamela 1999,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 Portes A. 1995,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lejandro Portes (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a,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 1995b,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ampson, Robert J., Stephen W. Raudenbush & Felton Earls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
- Woolcock, M.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
- 2001, "The Place of Social Capital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Isma)* 2.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 E—研究院(桂 勇)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管理系(黄荣贵)
责任编辑: 张宛丽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akes the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 with restricted incorporation (LSOER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discuss two issues. One is about some new work-unit system characteristics of LSOERI, which is developing rapidly after the old work-unit system as a whole has been disintegrated, and the other is how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of social group that promote the social division and impact on social structure.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ystem should not be explained by the logic analysis of market mechanisms but by the social logic of traditional mechanisms.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class integr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arge-scale coexistence of two soci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s.

Tocqueville's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Democracy: democracy as "état social" *Ni Yuzhen* 79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Tocqueville with which he interpreted democracy; the *état social*. Firstly this paper explains why Tocqueville interpreted democracy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n it tries to argue that the richnes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mocracy by Tocqueville dues mainly to this unique perspective; Tocquevill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a democracy not only as political regime but as idea, emotion and mores. By analyzing democracy as idea and emotion, Tocqueville argued that democracy accorded with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 that is why democracy is justical. But since democracy shaped a new human type — the modern individual, and modern individual showed some characteristics against liberty, in order to hamonize democracy and liberty, modern individual should be educated and should learn how to keep free.

The Informal Constraint of Local Governments: A case study of conflict between law and folk conventions *Cao Zhenghan & Shi Jinchuan* 92

Abstract In China, there are invisible rules restraining the behaviors of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are folk conventions. Although the folk conventions are possib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mporary law, they contribute to property right demarca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establish a commonly perceivable baseline of governments' behaviors, therefore restrain the local governments' power in a limited way. To some extent, folk conventions in China are de facto constitutions which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Measuring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 empirical study
..... *Gui Yong & Huang Ronggui* 122

Abstract Measurement is a crucial topic in social capital research. Specifically,

measurement of collective social capital is the very root of academic debate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dimensional instrument to measure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s a scale accordingly. With the scal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50 communities during year 2006 to 2007.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scale has 7 dimensions, with satisfactor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the last part, the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in urban China, and directions of future research.

Consumer Society and Remaking the Subjectivities of “New Generation of Dagongmei” *Yu Xiaomin & Pan Yi* 143

Abstract: The past decade market transition has witnessed the coming of consumer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what forms and to what extent has the new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made Dagongmei’s subjectivities? Extending the analytic lens from site of production to space of consumption, this article looks at how Dagongmei’s identity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collusion of state, capital and society as an subaltern producing subject and simultaneously how Dagongmei has struggled for a self-transformation in space of consumption, trying to acquire a new consuming subject enjoying more freedom, equality, value and social respect. This consuming desire only results in reconfirming and reproducing the women workers as class subjects.

DISCUSSION

Non-routine Action and Social Change: A new concept and topic
..... *Zhang Zhaoshu* 172

Abstract: Non-routine action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some people do not behave according to certain routes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action. Although it is pervasive in social life, it has not received the due concern by soci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bring back non-routine a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field of sociology. It mainly discusses non-routine action’s formation, types, modes, the process of being pervasive and routine as well as its significance to social change. In the author’s opinion, when routine procedures and routes cannot meet the agents’ own needs, the agents will resort to new action procedures and routes, which lead to non-routine action, to realize their needs. Non-routine ac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normative non-routine action and anomie non-routine action, each of which receives different social response and involves different action strategies. The case nature entailed in the primary mode of non-routine action decides that non-routine action is not adequate to cause social change at a macro-scale level; however, its process of being pervasive and routine may lead to stereotyped action procedures and routes, which may further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new rules